

袁中郎文鈔

襟霞閣普及本



印 行 處 在 上海

袁中郎文鈔

傳記

徐文長傳

余一夕坐陶太史樓，隨意抽架上書，得闕編詩一帙。惡楮毛書，烟煤敗黑，微有字形，稍就燈間讀之。讀未數首，不覺驚躍，急呼周望，闕編何人作者？今邪？古邪？周望曰：「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。」兩人躍起，燈影下讀復叫，叫復讀，僮僕睡者皆驚起。蓋不佞生三十年，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。噫！是何相識之晚也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，略爲次第，爲徐文長傳。

徐渭字文長，爲山陰諸生，聲名藉甚。薛公蕙校越時，奇其才，有國士之目，然數奇，屢試輒蹶。中丞胡公宗憲聞之，客諸幕，文長每見，則葛衣烏巾，縱譚天下事，胡公大喜。是時公督數邊兵，威振東南，介冑之士，膝語蛇行，不敢舉頭，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。議者方之劉真長，杜少陵云：「會得白鹿，屬文長作表。」表上，永陵喜，公以是益奇之。一切疏記，皆出其手。文長自負才略，好奇計，談兵多中，視一世事，無可當意者，然竟不偶。文長旣已不得志於有司，遂乃放浪麴蘖，恣情山水，走齊魯燕趙之地，窮覽湖

漠，其所見山奔海立，沙起雲行，風鳴樹偃，幽谷大都，人物魚鳥，一切可驚可愕之狀，一一皆達之於詩。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，英雄失路，托足無門之悲，故其爲詩，如嘖如笑，如水鳴峽，如種出土，如寡婦之夜哭，羈人之寒起，雖體格時有卑者，然匠心獨出，有王者氣，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。文有卓識，氣沉而法嚴，不以模擬損才，不以議論傷格，韓曾之流亞也。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，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，文長皆叱而奴之，故其名不出於越。悲夫！喜作書，筆意奔放如其詩，蒼勁中姿媚躍出，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，自有餘態者也。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，皆超逸有致。卒以疑殺其繼室，下獄論死，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。晚年憤益深，佯狂益甚，顯者至門，或拒不納。時攜錢至酒肆，呼下隸與飲，或自持斧擊破其頭，血流被面，頭骨皆折，揉之有聲，或以利錐錐其兩耳，深入寸餘，竟不得死。周望言：『晚歲詩文益奇，無刻本，集藏於家。』余同年有官越者，托以抄錄，今未至。余所見者，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。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，抱憤而卒。

石公曰：『先生數奇不已，遂爲狂疾，狂疾不已，遂爲囹圄。古今文人牢騷困苦，未有若先生者也。雖然，胡公間世豪傑，永陵英主，幕中禮數異等，是胡公知有先生矣。表上人主悅，是人主知有先生矣。獨身未貴耳。先生詩文崛起，一掃近代蕪穢之習，百世而下，自有定論，胡爲不遇哉？悔客生嘗寄余書。』

曰：「文長吾老友，病奇於人，人奇於詩。」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，無之而不奇，斯無之而不奇也，悲夫。」

醉叟傳

醉叟者，不知何地人，亦不言其姓字，以其常醉，呼曰「醉叟」。歲一遊荆澧間，冠七梁冠，衣繡衣，高權闔輔，修髯便腹，望之如悍將軍，年可五十餘，無伴侶弟子，手提一黃竹籃，盡日酣沉，白晝如寐。百步之外，糟風逆鼻，徧巷陌索酒，頃刻飲十餘家，醉態如初。不穀食，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，市兒驚駭，爭握諸毒以供。每遊行時，隨而觀者，常百餘人。人有侮之者，漫作數語，多中其陰事，其人駭而反走。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，問之，則曰：「天寒酒可得，此物不可得也。」伯修告余時，初聞以爲傳言者過，召而飲之，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，皆生噉之，諸小蟲浸漬杯中，如鷄在醯，與酒俱盡。蜈蚣長五六寸者，夾以柏葉，去其鉗，生置口中，赤爪獠獠，屈伸唇髭間，見者肌栗。叟方得意大嚼，如食熊白豚乳也，問諸味孰佳，叟曰：「蝎味大佳，惜南中不可得。蜈蚣次之，蜘蛛小者勝，獨蟻不可多食，多食則悶。」問食之有何益，曰：「無益，直戲耳。」後與余往來漸熟，每來，踞坐砌間，呼酒痛飲，或以客禮禮之，卽不樂。信口浪譚，事多怪誕，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，詰之不答，再詰之，卽佯以他辭對。一日

偕諸舅出遊，譚及金焦之勝，道值叟，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。叟笑曰：「得非某參戎置酒，某幕客相從乎？」二舅驚愕，詰其故，不答。後有人竊窺其籃，見有若告身者。或云曾爲彼中萬戶，理亦有之。叟踪跡怪異，居止無所，晚宿古廟，或闔閭簷下。口中常提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」，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，皆呼此二語，有詢其故者，更終不對，往余赴部時，猶見之沙市，今不知在何所矣。

石公曰：「余于市肆間，每見異人，恨不得其蹤跡。因歎山林巖壑，異人之所窟宅，見于市肆者，十耳。至于史冊所記，稗官所書，又不過市肆之十一，其人既無自見之心，所與遊，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，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？余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，近日武漢之間，有數人行事亦怪，有一人類知道者。噫！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？」

王氏兩節婦傳

余友同門王箕仲，貌仆而中沉，望而知其長者。初令寧海，有惠政，士民至今傳誦。近起復，謁選入京，暇則過余談聖學。余問箕仲何從得此，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。余一見駭愕，謂陽明死，天下無學，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者。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。然余覘箕仲，常若有隱憂不可解者，雖談笑戲狎之時，每愀然不樂。余謂箕仲壯年簪仕，何不自得，而鬱鬱如是？箕仲曰：「余先祖母時，先母

歐陽皆婦節，若干年含辛茹荼，以訓其孫若子，今余甫得一官，不能博半尺蠶錦，以榮其母，分大官之膳一釜，以供吾祖母，甘其苦而不享其樂，見余之成而不食予之報。天乎，余何能釋然哉！臨別，手書狀一通，乞余一言以伸。余謂婦人大行首節，書婦者，書其節可也，其他不必書也。辟如死王事者，書其死王事可也，其他不書也。夫拮据勤家，與夫事姑相夫訓子敦族之類，恆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之，書之不勝書也。不勝書卽不勝傳，是大節反以細行掩也。李習之論史云：『作史者，非大善不得書，取其信而易傳也。』故余謂君家兩母，時大母年廿九而寡，守節五十五年，歐陽母四十而寡，守節二十年，是可書，書之以勸天下之爲嫠婦者，不以年之例不例二其心也。時太母薨年，歐陽母年，能日見其子若孫，名演疇者登進士第，是可書，書之以見仁者必壽，賢者必有後，使夫天下之覺大獨子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。一門兩節婦，是可書，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，而子孫之持哭者如此其定，且使後之人談婦節者必肇稱王氏也。其他一切細碎事，以無加於大節者，故不書。往辛年，載在家乘，非史氏之所急，故可略也。嗟夫！一門之內，喪車頻駕，入其室若鬼室焉，其生存者，皆婦而泣血之餘，人間世之至苦，真無酷於此時者，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，向之所謂苦且毒者，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。人患不自立耳，禍福何常之有哉！箕仲喜談學，初入官，所就何可量。然則二母之報，方始而未

艾也。吁！是可傳也夫。

拙效傳

石公曰：『天下之狡于趨避者，兔也，而獵者得之。烏賊魚吐墨以自蔽，乃爲殺身之梯，巧何用哉？夫藏身之計，雀不如燕，謀身之術，鶴不如鳩，古記之矣，作拙效傳。』

家有四鋪僕：一名冬，一名東，一名威，一名奎。冬卽余僕也。掀鼻削面，藍睛虬鬚，色若綉鐵。嘗從余武昌，偶令過隣生處，歸失道，往返數十迴，見他僕過者，亦不問。時年已四十餘，余偶出，見其淒涼四顧，如欲哭者，呼之大喜過望。性嗜酒，一日家方煮醪，冬乞得一盞，適有他役，卽忘之案上，爲一婢子竊飲盡。煮酒者憐之，與酒如前。冬僂僂突間，爲薪焰所着，一烘而過，鬚眉幾火，家人大笑。仍與他酒一瓶，冬甚喜，挈瓶沸湯中，俟煖卽飲，偶爲湯所濺，失手墮瓶，竟不得一口，瞠目而出。嘗令開門，門樞稍緊，極力一推，身隨門闕，頭顱觸地，足過頂上，舉家大笑。今年隨至燕邸，與諸隸嬉遊半載，問其姓名，一無所知。東貌亦古，然稍有談氣。少役于伯修，伯修聘繼室時，令至城市餅。家去城百里，吉期已迫，約以三日歸。日晡不至，家嚴同伯修門外望，至夕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，東也。家嚴大喜，急引至舍，釋擔視之，僅得蜜一甕。問餅何在？東曰：『昨至城偶見蜜價賤，遂市之，餅價貴，未可市也。』時約以明納禮，竟不得行。

戚奎皆三弟僕。戚嘗刈薪，跪而縛之，力過繩斷，拳及其胸，悶絕仆地，半日始甦。奎貌若野獐，年三十，尙未冠，髮後攢作一紐，如大繩狀。弟與錢市帽，奎忘其紐，及歸束髮加帽，眼鼻俱入帽中，駭嘆竟日。一日至比舍，犬逐之，卽張空拳相角，如與人交藝者，竟嚙其指，其癡絕皆此類。然余家狡獪之僕，往往得過，獨四拙頗能守法。其狡獪者，相繼逐去，資身無策，冬不過一二年，不免凍餒；而四拙以無過，坐而衣食，主者諒其無他，計口而受之粟，唯恐其失所也。噫！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。

袁中郎文鈔傳記

序文

敘陳正甫會心集

世人所難得者唯趣。趣如山上之色，水中之味，花中之光，女中之態，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，唯會心者知之。今之人慕趣之名，求趣之似，於是有辨說書畫，涉獵古董以爲清；寄意玄虛，脫跡塵紛以爲遠。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，此等皆趣之皮毛，何關神情。夫趣得之自然者深，得之學問者淺。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，然無往而非趣也。面無端容，目無定睛，口喃喃而欲語，足跳躍而不定，人生之至樂，真無踰於此時者。孟子所謂不失赤子，老子所謂能嬰兒，蓋指此也。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。山林之人，無拘無縛，得自在度日，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。愚不肖之近趣也，以無品也。品愈卑故所求愈下，或爲酒肉，或爲聲伎，率心而行，無所忌憚。自以爲絕望於世，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。此又一趣也。迨夫年漸長，官漸高，品漸大，有身如桎，有心如棘，毛孔骨節，俱爲聞見知識所縛，入理愈深，然其去趣愈遠矣。余友陳正甫深於趣者也。故所述會心集，若干卷，趣居其多，不然雖介若伯夷，高若嚴光，不錄也。噫！孰謂有品如君，官如君，年之壯如君，而能知趣如此者哉。

敘小修詩

弟小修詩，散逸者多矣，存者僅此耳。余懼其復逸也，故刻之。弟少也慧，十歲餘，即著黃山雪二賦，幾五千餘言，雖不大佳，然刻畫飮餽，傳以相如太冲之法；視今之文士，矜重以垂不朽者，無以異也。然弟自厭薄之，棄去。類獨喜讀老子、莊周、列禦寇諸家言，皆自作註疏，多言外趣。旁及西方之書，教外之語，備極研究。既長，膽量愈廓，識見愈朗，的然以豪傑自命，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。其視妻子之相聚，如鹿豕之與羣，而不相屬也；其視鄉里小兒，如牛馬之尾行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。泛舟西陵，走馬塞上，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，足跡所至，幾半天下，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。大都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，非從自己胸臆流出，不肯下筆。有時情與境會，頃刻千言，如水東注，令人奪魂。其間有佳處，亦有疵處，佳處自不必言，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。然余則極喜其疵處，而所謂佳者，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，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。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，文則必欲準于秦漢，詩則必欲準于盛唐，剿襲模擬，影響步趨，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，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。曾不知文準秦漢矣，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？詩準盛唐矣，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？秦漢而學六經，豈復有秦漢之文？盛唐而學漢魏，豈復有盛唐之詩？唯夫代有升降，而法不相沿，各極其變，各窮其趣，所以可貴，原不可以優劣論。

也。且夫天下之物，孤行則必不可無，必不可無，雖欲廢焉而不能。雷同則可以不有，可以不有，則雖欲存焉而不能。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。其萬一傳者，或今閭閻婦人孺子，所唱擘破玉、打草竿之類，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，故多真聲。不效鑿於漢魏，不學步於盛唐，任性而發，尙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，是可喜也。蓋弟既不得志於時，多感慨；又性喜豪華，不安貧窘；愛念光景，不受寂寞。百金到手，頃刻都盡；故嘗貧；而沉湎嬉戲，不知樽節，故嘗病；貧復不任貧，病復不任病，故多愁。愁極則吟，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，發之於詩，每每若哭若罵，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。余讀而悲之。大慨情至之語，自能感人，是謂其詩可傳也。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，曾不知情隨境變，字逐情生，但恐不達，何露之有？且離騷一經，忿懣之極，黨人偷樂，衆女謠啄，不揆中情，信讒齎怒，皆明示唾罵，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？窮愁之時，痛哭流涕，顛倒反覆，不暇擇言，怨矣，甯有不傷者？且燥溼異地，剛柔異性，若夫勁質而多慙，峭急而多露，是之謂楚風，又何疑焉。

靈濤閣集序

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，時使之也。妍媸之質，不逐目而逐時，是故草木之無情也，而韞紅鶴翎，不能不改觀於左紫溪緋；唯識時之士，爲能隄其隕而通其所必變。夫古有古之時，今有今之時，襲古人

語言之迹，而冒以爲古，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。騷之不襲雅也，雅之體窮於怨，不騷不足以寄也。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，終不肖也，何也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。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，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，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。古之爲詩者，有泛寄之情，無直書之事；而其爲文也，有直書之事，無泛寄之情，故詩虛而文實。晉唐以後，爲詩者有贈別，有敘事，爲文者有辨說，有論敘，架空而言，不必有其事與其人，是詩之體已不虛，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。古人之法，顧安可概哉？夫法因於敝而成，於過者也。矯六朝駢麗釘餛之習者，以流麗勝，釘餛者，固流麗之因也，然其過在輕纖。盛唐諸人，以闊大矯之，已闊矣，又因闊而生莽，是故續盛唐者，以情實矯之，已實矣，又因實而生俚。是故續中唐者，以奇僻矯之，然則其境必狹而僻，則務爲不根以相勝，故詩之道，至晚唐而益小。有宋歐蘇輩出，大變晚習，於物無所不收，於法無所不有，於情無所不暢，於境無所不取，滔滔莽莽，有若江湖。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，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。如淡非濃，而濃實因於淡，然其敝至以文爲詩，流而爲理學，流而爲歌訣，流而爲偈誦，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。近代文人，始爲復古之說，以勝之。夫復古是已，然至以剿襲爲復古，句比字擬，務爲牽合，棄目前之景，撫腐濫之辭，有才者詘於法，而不敢自伸其才，無之者，拾一二浮泛之語，幫湊成詩。智者牽於習，而愚者樂其易，一唱億和，優人騶從，共談雅道，吁！詩至此抑

可羞哉。夫卽詩而文之爲弊，蓋可知矣。余與進之遊吳以來，每會必以詩文相勵，務矯今代蹈襲之風。進之才高識遠，信腕信口，皆成律度，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，與其所不敢言者。或曰：「進之文超逸爽朗，言切而旨遠，其爲一代才人無疑。詩窮新極變，物無遁情，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，何也？」余曰：「此進之矯枉之作，以爲不如是，不足矯浮泛之弊，而闢時人之目也。」然在古亦有之，有以平而傳者，如「隴在眼前人不見」之類是也；有以俚而傳者，如「一百饒一下，打汝九十九」之類是也；有以俳而傳者，如「迫窘詰曲幾窮哉」之類是也。古今文人爲詩所困，故逸士輩出，爲脫其黏而釋其縛。不然，古之才人，何所不足，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，不能自捨，以取世嗤哉？孰是以觀進之詩其爲大家無疑矣。詩凡若干卷，文凡若干卷，編成進之自題曰『雪濤閣集』，而石公袁子爲之敘。

敘姜陸二公同適稿

蘇郡文物，甲于一時，至弘正間，才藝代出，斌斌稱極盛，詞林當天下之五。厥後昌穀少變，吳鮑，[美兄弟繼作，高自標譽，務爲大聲壯語，吳中綺靡之習，因之一變。而剽竊成風，萬口一響，詩道寢弱。至於今市賈傭兒，爭爲謳吟，遞相臨摹，見人有一語出格，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，則極詆之爲野路詩。其實一字不觀，雙眼如漆，眼前幾則爛熟故實，雷同翻復，殊可厭穢。故余往往在吳，濟南一派，極其呵斥，

而所賞識，皆吳中前輩詩篇，後生不甚推重者。高季迪而上無論，有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，姚少師徐武功是也。鑄辭命意，隨所欲言，寧弱無縛者，吳文定王文恪是也。氣高才逸，不就羈縻，詩曠而文者，洞庭蔡羽是也。有爲王李所擠斥，而識見議論，卓有可觀，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崖際者，武進唐荆川是也。文詞雖不甚奧古，然自闢戶牖，亦能言所欲言者，崑山歸震川是也。半趨時，半學古，立意造詞，時出己見者，黃五岳皇甫百泉是也。畫苑書法，精絕一時，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，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。其他不知名，詩文可觀者甚多。大抵慶曆以前，吳中作詩者，人各爲詩，故其病止于靡弱，而不害其爲可傳。慶曆以後，吳中作詩者，共爲一詩，共爲一詩，此詩家奴僕也。其可傳與否，吾不得而知也。間有一二稍自振拔者，每見彼中人士，皆嘲笑之，幼學小生，貶駁先輩尤甚。揆厥所由，徐王二公實爲之俑，然二公才亦高，學亦博，使昌穀不中道夭，元美不中于鱗之毒，所就當不止此。今之爲詩者，才既綿薄，學復孤陋，中時論之毒，復深于彼，詩安得不愈卑哉！姜陸二公，皆吳之東洞庭人，以未染慶曆間習氣，故所爲倡和詩，大有吳先輩風。意興所至，隨事直書，不獨與時矩異，而二公亦自異，雖間有靡弱之病，要不害其可傳。夫二公皆吳中不甚知名者，而詩之簡質若此，余因感詩道昔時之盛而今之衰，且歎時詩之流毒深也。

敘四子稿

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，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。上之人刻意求平，下之人刻意求奇，所標若此，所趨若彼，豈文體果不足正哉？夫禁士者一人，取士者又一人，士響利則德，故從取不從禁，即不然，令禁士者取士，將一出乎平，而平不勝取，不得不求其異者，求其異者，而平者自斥，雖欲自守其禁，不可得也，勢爲之也。余謂文之不正，在于士不知學，聖賢之學，惟心與性，今試問諸業舉者，何謂心何謂性，如中國人語海外事，茫然莫知所置對矣，焉知學？既不知學，於是聖賢立言本旨，晦而不章，影猜繆覓，有如射覆。深者勝之以險，麗者誇之以表，詭者張之以貸，義本淺也，而艱深其詞，如僉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，故曰險也。詞本蕪也，而雕繪其字，如紈袴子弟，目不識丁，徒以衣飾相矜，故曰表也。理本荒也，而剽竊二氏之皮膚，加貧無擔石之人，指富家之困，以誇示鄉里也，故曰貸也。三者皆由于不知學，智窮能索，又不得不出于此。爲主司者，既不能詳別其真僞，故此輩亦往往有倖中者，後生學子，相與尤而效之，而文體不可復整矣。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，知學則知文矣，禁何益哉？門人某等留心學問，其爲文根理而發，無浮詞險語，是可喜也。故識其前，以告都人士之爲文者。

敘梅子馬王程稿

余論詩多異時軌，世未有好之者，獨宣城梅子與余論合。凡余所擯斥詆毀，俱一時名公鉅匠，或梅子舊師友也，梅子的然以爲是。而其所贊歎不容口者，皆近時墨客所不會齒及之人，梅子讀其詩，又切切然痛恨知名之晚也。梅子嘗語余曰：『詩道之穢，未有如今日者。其高者爲格套所縛，如殺翻之鳥，欲飛不得；而其卑者，剽竊影響，若老嫗之傳粉，其能獨抒己見信心而言，寄口於腕者，余所見蓋無幾也。』往余爲詩，一時騷士爭推轂余，令則皆戟手訾余矣。余思非公莫能評者，今所著稿具在，其有以箴。』余曰：『是公詩進。昔余至吳，鄉人有偕來者，飲以天池虎丘，怒發投諸地曰：『此何異水。』適家人有攜安化茶者，出而飲之，其人大喜，立啜四五盞，何也？人情安于所習，故雖至美，亦以至惡掩也。今公出詩以示人，其怒不必詰，其喜大爲可戒，懲其所譽而勸其所嘖，公之于詩也幾矣。』

敘竹林集

往與伯修過董玄宰。伯修曰：『近代畫苑諸名家，如文徵明、唐伯虎、沈石田輩，頗有古人筆意。不』玄宰曰：『近代高手，無一筆不肖古人者，夫無不肖，卽無肖也，謂之無畫可也。』余聞之悚然曰：『是見道語也。』故善畫者，師物不師人，善學者，師心不師道，善爲詩者，師森羅萬象，不師先輩，法李唐者，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？法其不爲漢，不爲魏，不爲六朝之心而已，是真法者也。是故滅轍背水之法，